

#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刘海峰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 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 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 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关键词:** 科举; 科举文献; 科举学

**中图分类号:** K05; D691.3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1)03-0064-08

大凡成“学”者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特定的文献, 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十分专门独特, 而且具有特定的专有文献。科举文献是科举研究的基础, 近年来受到科举学者和出版界的关注。2003年, 笔者在《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一文中, 阐述了科举文献的定义, 论述了科举文献的种类、数量与价值。本文将进一步论述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特点, 探讨科举文献的价值与命运, 并梳理和展望科举学的文献研究。

## 一、浩如烟海: 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特点

“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是人们经常用来形容文献众多的两个成语, 我认为用来描述科举文献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再贴切不过了, 因为中国科举史上仅仅是对科举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或者只是对其中一个科举术语“策学”所包含的文献, 就已使用过这些成语。例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关于《钦定四书文》的提要中就指出: “时文选本, 汗牛充栋。”清末大同书局出版的《增广群策汇源》一书, 在凡例中则说: “策学浩如烟海”,<sup>[1]</sup> 在序言中又说“策学瀚如烟海”。<sup>[2]</sup> 若扩大到各国历代所有科举文献, 更可以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 如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朱卷、闱墨、科举试卷、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等科举文

收稿日期: 2011-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研究”(2009JJD880016)

作者简介: 刘海峰,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学博士。

献,也可称之为核心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范围和数量比核心科举文献大得多,在狭义的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之外,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如正史选举志、典志中的选举部分,各种地方志、文集、类书中记载科举的部分,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科举试题和试卷,以及笔记、小说、戏曲等所有各类文献中关于科举的直接记载,或可称之为“科举资料”、“科举史料”。我对科举文献的分类主要采用独立或专门的科举文献与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两大类。<sup>①</sup>现在一般讨论的科举文献,通常是指狭义的或专门的科举文献。

还有一类科举文献大概介于广义科举文献与狭义科举文献之间,即正史与典志、类书中关于科举的集中记载,包括正史中的选举志以及政书、类书、地方志中的科举部分。从《新唐书》以后,历代正史多有专门的选举志,其中科举占了主要部分。《通典》之后的“十通”也与此类似。从宋代的《册府元龟》至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一般都有相当多卷帙专门记述科举。这类典志和类书中的选举内容相当专门集中,接近于狭义的科举文献。当然,如果只区分独立与非独立两大类,这些科举文献还是属于非独立的科举文献。

关于科举文献的分类,陈长文认为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方面包括科举时代各种科举考试诏令、试卷、金榜、各种试录(主要包括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等5种)以及题名碑等官方科举考试档案,另一方面还包括各种同年录、履历便览、朱卷(个人刊刻)、书牒等私家记述。第二,专题科举文献,即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献。包括以下几类:(1)关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如明清时期的《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2)八股文、时务策、试帖诗等选本;(3)关于备考科举的专门书籍;(4)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第三,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这一领域可谓浩如烟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实录、起居注;(2)隋唐以后历代正史;(3)政书;(4)类书;(5)方志;(6)小说、诗歌、戏曲、笔记、文集;(7)其他文献。<sup>[3]</sup>

古人曾将科举类文献归为一大类,元代至清康熙年间的书目中往往将科举参考用书独立成类,特别是明代的书目分类中多列有“举业类”或“制举类”书目。<sup>[4]</sup>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元史·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分类,在“集类”中,专立“科举类”,所收《易义拟题》《书义断法》《春秋合题著说》《策学归宗》《科举天阶》等书21种。<sup>[5]</sup>但古人没有对科举文献再具体细分。今人用现代分类法对科举文献进行梳理分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比如核心科举文献与非核心科举文献的区分,广义狭义之分等等,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只要便于系统区分和整理研究皆可。

科举文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种类繁多。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按其文献形式可以分为科场条例、科举录、闈墨、朱卷、制艺、试帖、律赋、策学文献、论学文献、试卷、档案、其他科举文献等12个大类。科场条例包括《贡举条式》《礼部韵略》《钦定科场条例》《钦定武场条例》《钦定磨勘条例》之类,越南也存有《试法规程》《准定乡会试法》《乡会试条例》《皇朝乡会文武试则例》《河内场规》《礼部条例》《试法新刚》《明命新定试法》《国朝大定试法图规》《新议格式》《武举规程》等。<sup>[6]</sup>闈墨或程墨一类,即乡会试之后官方刻印的代表性试卷范文。除了闈场内官方刊刻的各科闈墨以外,更大量的是其他各类闈墨,按名称可分为乡墨、会墨、乡会墨等等。仅清代乡墨类就有《乡墨鸿裁》《直省乡墨国华》《直省乡墨精萃》《直省乡墨萃珍》《直省乡墨同风》《直省乡墨振彩》《直省乡墨体要》

① 拙文《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将“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归入广义科举文献,实则应归入狭义科举文献。

《直省乡墨联珠》、《直省乡墨新编》等,而且还往往将近三科、五科、八科、十科的闱墨集中刊刻出来。闱墨、乡试录、会试录、朱卷中一般都包括有制艺和试帖的范文,但制艺、试帖等独立成类是因为在闱墨和朱卷等之外存在大量的制艺、试帖文献。试卷类是指科场考试原卷。至于刊刻出来的试草、科试、岁试卷以及其他不便归类的科举文献,都可以纳入其他科举文献一类。这里所说的12类只是大体区分,其中有部分交叉,每一大类之下还可具体分出许多小类,足见科举文献种类繁多的特点。

2 数量庞大。即使不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举文献,仅算现存科举文献的数量,也可以说有成千上万。《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前言说:“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现存明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里,所以,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这不能不说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sup>[7]</sup>这段话的后一句话符合实际,但前一句话的说法不够准确,因为清代科举文献保存下来的数量实际上比明代还更多。天一阁藏有洪武四年(1371年)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登科录51种,会试录38种,各地乡试录约280种,又有武举录11种,武举乡试录8种,总共近390种。《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共刊有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3册,共计460册。但据美国学者艾尔曼200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明清科举文化史》附录一《科举基本资料》所录,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现存清代科举录就有869种。<sup>[8]</sup>艾尔曼的统计还不很完全,实际存世的清代科举录至少上千种。当然,明代科举更为珍贵稀少,天一阁难能可贵的是所藏明代科举录占该类文献收藏现存量80%以上,其中有90%以上为孤本。现代研究科举学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明代科举的学者,着实应该衷心感谢范钦的远见卓识。在搜集和查阅科举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现存的科举文献(特别是清代“科举之学”也就是备考科举的专门文献),许多并没有进入各大图书馆或文博机构的收藏范围。如果包括广义科举文献,中国有关科举的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资料。<sup>[9]</sup>科举文献有点像是一个无底洞,你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还有更多未能寓目的科举文献。<sup>①</sup>

3 自成体系。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文献自然也是成系统的。就科举的结构而言,有层级结构、科目结构、区域举额结构、考试内容结构、考官组织结构、考生成分结构等。无论是纵横上下,都井然有序。从层级来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到状元、榜眼、探花等,层次分明,序列严整;从空间来看,各省、府、州、县分布有规律可寻,如明清时期乡试年份各省贡院都会产生一名解元;从时间来看,1300年间长期延续,井然有序。因此,如果收集题名录、试录、闱墨、朱卷等科举文献,都可能是成序列的,而要收集到连续或接近完整的程度,更是难能可贵,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有点像集邮,关键在于成专题、成规模、成系列。天一阁保存了自明洪武四年首科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第五十二科完整无缺的进士登科录,所以弥足珍贵。比如,要收集状元牌匾,单独一块已不容易,如果同科鼎甲三人或加上传胪四人的匾额都全,就更为难得,再进一步,如果前后连续两科的状元或鼎甲人物的匾额也有,就更不简单。收集朱卷、闱墨等科举文献也与此类似。

4 具国际性。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

① 敦煌文献中也有不少科举文献,如姜伯勤便将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科举制度史料、科举制风俗文献、科举教育史料、进士文学或科举文学史料,认为这些科举文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见姜伯勤:《敦煌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日本因为实行科举制时间不很长且去今甚远,基本上没有完整的科举文献流传下来,只有零星的记载还可窥见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韩国、越南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科举文献,尚有大量存世。举例来说,韩国奎章阁存有大量的榜目和科谱,如《国朝文科榜目》《国朝榜目》《国朝文科姓谱》《文科榜目》《别试殿试榜》《再登俊试榜》《增广榜目》《增广别试文武科殿试榜》《廷试文科榜》《廷试文武科榜目》《谒圣文武龙虎榜目》《中京科谱》《译科榜目》《杏坛源流》《关西武士取士榜》及大量的《司马榜目》《增广司马榜目》《增广别试司马榜目》等。<sup>①</sup>这些榜目与中国的科举录同类,有些榜目名称只是相差一两个字。越南也有许多现存科举文献,仅科举录类就有《国朝科榜录》《历代登科录》《鼎镬大越历朝登科录》《历朝登科备考》《登科碑记录》《天南历朝列县登科备考》《登科录搜讲》《黎朝造士登科录》《历代大科录》《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正和进士题名碑记》《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记》《大越进士略编》《进士题名碑集》《历朝会试中格诸人名》《国朝乡科录》《三魁录》《三魁备录》《南史略撰甲科录》《大越鼎元佛录》等,甚至连基层科举录也有部分保存下来,如《山西登科考》《山南历朝登科考》《东安县登科录》《慈廉县登科志》《名册杜达各科》《乐道社历朝登科考》等。<sup>[10]</sup>由此可见,科举文献具有国际性,深入研究科举文献也应有国际视野。

5 命运多舛。由于朝代更替,许多被当时人宝爱珍藏的科举文献因为时过境迁,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往往不受后人重视。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后,因为科举长期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考试制度,多数科举文献都被人所唾弃,或者被打入冷宫,可以说命运特别多舛。关于这点,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论述。

## 二、变废为宝:科举文献的价值与命运

科举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其中部分也有很高的价值。核心科举文献曾经是中国古代印刷量最大的文献,但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多数科举文献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而被抛弃,相对曾经存世的数量,现在保存下来的科举文献比例却不是很大。而其他古籍因为被认为有价值,较少被毁掉。其实,百年之后无废纸。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民族文化自觉、为科举制平反的时代潮流中,科举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

在浩如烟海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献中,“科举录”因为是官方刊刻的完整而权威的科名录,因此是科举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别或一个部分。明清乡会试录和登科录的刊刻有一定的规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会试录》载,会试录“首会试录序,次考官执事官,次三场题目,次中式举人,次举人程文,终后序”,并注明“乡试录大略同”。对其中各条都有具体的规定,如《举人程文》条说:“每篇书举人姓名及考官批语”,“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已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sup>②</sup>对试录的序文之类也有严格的规定,弘治七年(1494年)令:“小录文字,不许提调、监试等官代作,及将举人原文改刻。其考试等官各开职名,不许称张公李公字样。”万历元年奏准:“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若成化弘治年间

① 《奎章阁韩国本图书解题》 大学校图书馆,1982年,第262-282页。即使是宾兴录一类的科举文献,韩国也还保存不少, 大学校图书馆东亚研究所编,1965年出版的《奎章阁韩国本总目录》“题评”类(皆为专门科举文献)就录有《关北宾兴录》《关东宾兴录》《关西宾兴录》《岭南宾兴录》《宾兴录》《耽罗宾兴录》《丰沛宾兴录》。

② 按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会试录》载,洪武四年已开始刊刻《会试录》。但陆深《科场条贯》云:“会试录亦称小录,见于正统七年(1442年),礼侍王英前定。”看来将会试录称之为小录始于正统七年。

文体,督抚等官,不许妄加称奖,以蹈浮靡之弊。”<sup>①</sup>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进士登科录》也规定登科录的格式为:“首玉音,次恩荣次第,次进士家状,次制策,终进士对策。”张朝瑞还在《进士家状》条注说:“按录内有进士家状,自洪武四年始,历年增订尤详。某人,贯某,京藩某州县,军、民、灶、匠等籍,或某处人,某州府县学生,或国子生、儒士、官吏等。治某经,字某,行几,年若干,某月日生。曾祖某,或某官,封赠某官,祖父同之。嫡继生母某氏,或封赠夫淑恭宜安。孺人以曾祖、祖母存亡,分重庆、具庆、严侍、慈侍、永感五款。兄某,弟某,或某官,封赠某官,娶继,娶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瑞意更增某科某处乡试,如前科会试者,亦明书之,尤宜便考。”

从留传至今的大量明代科举录尤其是登科录来看,基本上都是按统一的格式编排刊刻的。对进士和举人的家世、年龄、籍贯、履历等作如此细致、规范、整齐的记录,在古代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清道光年间,邵懿辰从杭州弼教坊沈雨溥书肆获得明末清初共 28 科的进士履历便览,上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戊戌科,下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壬戌科(中脱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三科),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各为之跋尾”。<sup>[11]</sup>龚自珍在搜集清朝四十九科登科录,充分了解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后指出:“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传人可知。本朝四十九科矣,搜集科名意在斯(八岁,得就登科录读知,是搜集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sup>[12]</sup>这两个事例都说明,清代也有一些学者注意收集此类科举文献,只是没能像天一阁的科举录那样集中流传下来而已。现存大量科举录为今天人们研究科举特别是做分类量化统计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这里再举过去学界研究较少的闈墨来看科举文献的价值。闈墨又谓试录、程文,始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除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后的数年间停止刊刻以外,明清绝大多数时间都通行由乡会试主考官刊刻试录。《钦定科场条例》卷四六《闈墨·刊刻元魁卷》“现行事例”载:“乡会试元魁卷,由考官酌量选刻。不得滥行改削。坊间选刻乡会墨卷,俱照原本。如坊贾有预集多人,造作文字,妄称新科墨卷,或将原本擅行改易者,严加治罪。”同书同卷“案例”载:“咸丰元年,议复御史王茂荫奏称:请自下届乡会试为始,经策并重,即刊刻以为多士程式。查刊刻魁卷,定例由考官酌量选刻,以为多士法程,嗣后应令各直省考官,通校三场,择其尤者取中遵照定例,于闈中无论制义经策,精选刊刻。俾士子晓然于中式之有定式,文风蒸蒸日上矣。”通常各省乡试之后刻印的闈墨销路很好,印刷量也很大。乡会试发榜后官刻的闈墨的种类数量比明清乡会试的科次略少一些,大概有 3000 种以上。

清前期的闈墨基本上只录中式范文,当然也有文学研究价值。到清末,官刻闈墨除了收入中式范文外还有其他内容。例如光绪癸巳(1893)恩科《贵州闈墨》首列监临院崧蕃拟作的《赋得细泉松径里》五言八韵诗二首,其后便是诸多考试官拜读后的感想或批注文字。接着收录该科试题《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考官拟作,包括内掌卷吴成熙的两篇同题拟作、第五房王熙彬的一篇拟作。之后是《赋得细泉松径里》五言八韵诗王熙彬拟作一首、第三房王人文拟作两首、第七房陈立达拟作两首。每首拟作之后都有考试官的拜读感言或批注。所有这些加起来用了 17 页的篇幅,<sup>[13]</sup>占全本闈墨 58 页的近 30%。从众多考官自称“世愚侄”、“年愚侄”、“馆愚弟”、“乡愚弟”、“愚弟”等称呼中,可以看出科举同年及相关关系,从其感言和批语也可以看出衡文标准和各人风格。

再如《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闈墨》首列一篇提调拟作八股文,题目是“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是一道较难的制艺试题,各位考

① 《大明会典》卷七七《贡举·科举·科举通例》。明代乡试录文字须认真撰写,否则也可能被奸臣作为文字狱的借口。《明史》卷七十载:“嘉靖十六年,礼部尚书严嵩连摘应天、广东试录语,激世宗怒。应天主考及广东巡按御史俱逮问。二十二年,帝手批山东试录讥讪,逮御史叶杖死阙下,布政以下皆远谪,亦嵩所中伤也。”

官的读后感言各有特色, 其中以内监试候补知府张祖谟的批注最有内容: “国朝文派, 盛于桐城。洎姚姬传氏主盟坛坫, 承学之士, 靡焉从风, 究之百川之洁, 灵皋之纯, 实导先声。此作祥风旭霭, 涣烂怡愉, 全题神理融会入细, 固已兼二方之纯洁, 造惜抱之堂宦, 姜隰海峰, 又无论已龙眠山高, 宛陵风渺, 先正坠绪, 公实振之。”<sup>[14]</sup>这一评注谈及桐城派大家姚姬传(姚鼐)和刘海峰(刘大櫟), 兼论古文和时文, 很有文学价值。其后监试拟作一篇, 之后各位考试官的评注, 也都相当有水平。

光绪年间多数单科会试或乡试闈墨都在前面列有题名录等, 例如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会墨》开篇就是“光绪九年癸未科同年榜”, 包括徐桐等大总裁四人、内监试安祥二人、同考官周云章十八人、内收掌杨国璋等二人的姓名、职务、科名年份、家庭住址等, 一应俱全。接着列出完整的会试题名录, 收录了 316 名会试中试者的名次、姓名和籍贯。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试闈墨》也是先列会试官单, 次列题名录, 再列范文。光绪壬午科《顺天乡试闈墨》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江南闈墨》等也是先列顺天乡试官单、次列题名录, 再列范文。有的乡会闈墨没有考试官名单, 也往往收有题名录。这些考试官单相当于简单的乡会试同闈录, 包括其简单的题名录, 都可与乡试录和会试录进行比照研究。因此, 过去在科举文献中最不被人重视的闈墨, 除了试卷本身的考试史和文学史价值以外, 也有其制度史和人物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由于有广大的社会需求, 科举时代应试之书种类繁多, 卷帙浩繁, 但仍成为坊间书肆中的畅销书。科举废后, 所有“科举之学”著作都失去了应试的功用, 变得一钱不值, 被一般读书人所唾弃。加上历经各种动乱, 这些代表“落后腐朽”的线装书, 多数被人处理掉。不过, 虽然相对曾经存世的数量, 现在保存下来科举文献比例不是很高, 但由于古代尤其是清代科举文献印刷量巨大, 且部分归功于敬惜字纸的传统, 因此至今还有大量的科举文献存世。而随着科举文献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各种古籍拍卖会上, 科举文献的价格往往要超过一般历史文献的价格, 科举文献变废为宝, 真正经历了百年后的重生。

### 三、前景广阔: 科举学的文献研究

科举制是一项对中国文化有过全方位影响的传统考试制度, 也是一项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影响至为深远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制度。作为研究科举的专学, 科举学关注科举的方方面面, 并注意不同学科之间科举研究的整合。网络“中文维基百科”立有一个专门的“科举学”条目, 其具体内容为: “传统中国由隋唐至清末(1905), 实施科举制度前后大约 1300 年, 是平民士子经过公平考试, 获录取而成为官员的文官任用制度, 也是世界最早、维持最久的任官制度, 影响中国、亚洲乃至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公务员选拔机制。由于历经长远岁月的考验和修正, 千余年间, 牵涉的考试文体、学术风格、应试规范、社会习俗、阶级变动、国势强弱、官场积习、职业抉择、教育制度、两性关系、文学表现等等, 都有深厚复杂的累积和意涵。对于这个广泛领域的关注, 自然结合了许多专业领域的研究。到了 2000 年前后, 这个领域的研究, 渐渐形成一种专有名词, 好像红学、徽学、甲骨学、敦煌学一样, 就称之为科举学。”<sup>[15]</sup>我觉得这个解释颇为精练, 相当到位。自《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发表之后的七年来, 学术界对科举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新进展。

其一是《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于 2010 年完整出版线装本。这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也是科举学界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确为嘉惠学林之举。将众多深藏数百年的孤本科举录公之于世, 让许多研究者实现一睹明代科举录的夙愿, 必将大大推动科举学与明史研究。新世纪中国科举学六大工程中两个是科举文献整理出版工程,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这一工程已经完成, 目前一般学者还盼望继续推出铅印本。

其二是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出版。这套 2009 年由武汉大学出

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第一辑共 17种、22册,约 2700万字。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登科录、同年录、碑志、行状、序跋等稀见文献占全书 1/2左右;《钦定四书文校注》是对四库全书中八股文总集的第一次精心整理;《历代制举史料汇编》第一次全面整理了隋唐以来常科之外的特科(制举)文献;《明代状元史料汇编》第一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搜集、整理了明代 89位状元的相关史料;《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是 20世纪海内外科举研究成果的第一次系统展示;《游戏八股文集成》首次整理了明清时期带游戏意味的八股作品,展现了传统文化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sup>①</sup>

其三是《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出版。该套资料汇编由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 2006年影印出版,从清代刊印的朱卷中摘录清代科举人物家族背景的资料汇编而成,是一部收录清代科举人物及其家族主要人员传记资料(即“三代履历”)的大型工具书,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该书共 100册精装本,另编制了人名索引 1册。主体内容是以《清代朱卷集成》有家传内容的朱卷为基础,另增收数千份朱卷家传资料,总数达一万多人,对查找清代科举人物姓名、字号、官职、著述、受业师、族系关系等基本情况及家族主要成员资料,提供了方便。遗憾的是该资料省略了朱卷中的科分页,结果无法看出传主中式的科年。

其四是《历代科举文献集成》出版。这套由文清阁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大型科举文献共 10大册,收录了历代科举文献共 30种,包括《历代贡举制》等科举制度文献 6种、《登科记考》等科举人物文献 3种、《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等科场事项文献 14种、《黜轺日记》等科举相关文献 7种。该书也为影印出版,印刷量较小,但所收部分科举文献还是较难获得的。

其五是“科举文献学”的出现。2008年,陈长文在《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科举文献学”一说。<sup>[16]</sup>他认为,随着“科举学”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亟须建立一门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或者说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科举文献学”的内涵是指研究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科举学”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科举学”最基础的分支学科。“科举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sup>[17]</sup>以“科举文献学”的眼光来研究科举文献,必将推动科举文献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

另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年影印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16册,汇编了元明清 52种科举录影印出版,又有《中国科举题名录续编》18册 60种。一同出版的还有《中国古代闈墨卷汇编》16册,首次出版了闈墨类的科举文献,收录明清乡会试墨朱卷《翰林订证历科墨卷判选粹》《乡试墨卷》《会试墨卷》《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山东丘亚元墨卷》《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会试闈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江南乡试闈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广东乡试闈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云南乡试闈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山西乡试闈墨》等,共 35种。

自从 2005年科举百年祭之后,科举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比之前大为增加,2009年达到 57部之多。七年来,新增了许多科举学论著,我也发现了大量新印科举古籍以及原来未知的 2005年以前的科举学著作,目前增补《科举学导论》后的三个附录,篇幅数量已经翻倍。现代研究科举的文献是如此之多,已经可以称之为“科举学文献”或“新科举学文献”<sup>②</sup>,而且此类科举研究文献目前还在迅速增加。

①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内容介绍,《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 3期。可惜的是,该丛刊收入了《钦定学政全书》,却未收《钦定科场条例》。

② 有学者参照“新红学”的用法,提出“新科举学”的概念来指称现代研究科举的“科举学”,以区别于古代应试之学的“科举学”(见冯用军著《多学科视野的科举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36页)。此说是否能被同行接受,还需时间的检验。

近年来,许多学者充分利用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科举文献进行研究,如比利时人、英国牛津大学副教授魏希德女士(Hilte De Weerd)《文优则仕:南宋科举的规范之争》一书,利用各种南宋“科举之学”文献(即备考科举的参考书),来论述南宋科举这一政治文化场域中教师、政府、学生、学者、出版者相互竞争,最后导致理学成为主流的历史。<sup>[18]</sup>笔者研究“策学”文献之后发现,那些专为备考策试之用的策学文献,不仅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而且可以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sup>[19]</sup>台湾学生书局 2009 年出版新加坡国立大学沈俊平的《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一书,是研究明代科举文献的专书。作者指出,科举用书是明中叶以后出版业蓬勃发达期间的主要出版物。该书有关明代科举文献的 13 个附录,<sup>[20]</sup>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科举文献成果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总之,科举文献值得深入研究,其价值有待进一步开发。但有许多科举文献特别是备考科举的文献还从未有人去拨弄过,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一方面,我们需要系统整理和研究科举文献本身,有必要将现存千余种中国科举录系统重印出来,将来有条件的时候,中国还可影印出版韩国和越南的科举文献,可先从科举录类做起。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科举文献进行社会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2010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在宁波市召开了“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 年 9 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还将在武汉大学召开“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科举文献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 注释:

- [1]《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年),凡例。
- [2]《增广群策汇源》,上海:大同书局,光绪十四年(1888年),大同书局主人序。
- [3][17] 陈长文:《简论“科举文献学”之研究》,《光明日报》2009 年 10 月 12 日。
- [4] 周彦文:《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中国书目季刊》1997 年第 1 期。
- [5]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5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81-82 页。
- [6][10]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 年。
- [7]《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前言,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年。
- [8]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633-640.
- [9] 刘海峰:《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东南学术》2001 年第 2 期。
- [11] 邵懿辰:《明季国初进士履历跋后》(马其昶序),仁和邵氏,1917 年刻本。
- [12]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 10 辑《己亥杂诗》之 5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514 页。
- [13] 光绪癸巳恩科《贵州闱墨》,衡鉴堂藏版,1893 年。
- [14]《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作者收藏,1897 年,第 3 页。
- [15] <http://zh.wikipedia.org/zh-cn/Wikipedia> 2009 年 7 月 22 日。
- [16] 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绪言),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18] Hilte De Weerd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 - 127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9] 刘海峰:《“策学”与科举学》,《教育学报》2009 年第 6 期。
- [20] 沈俊平:《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台北:学生书局,2009 年,第 359-454 页。

[责任编辑:蔡永明]

(英文摘要下转第 118 页)

[ 35] 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28页。

[ 36] 李昕:《作为组织手段的公法人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01页。

[责任编辑:陈双燕]

##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WANG Jian-xue

(Law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re have existed certain forms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ory, which constitute the pre-knowledge and founda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western theory has been far from overtur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ory, rather it has given the Chinese theory a legal form. That is the local entity as a public legal person. The argument that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ory was transplanted from western to China could only make sense with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olitical sense to legal sense. The notion of local ent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ruit of the late evolution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theory and it could also be constructive and helpful in the current re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law.

**Key Words** local self-government; political self-government; legal self-government; local self-government collectivity; modern China

(上接第 71页)

##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LIU Hai-fe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Literature on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IE) refers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which record IE system and its operation. It can be understood in a broad or narrow sense. Narrowly or strictly speaking, it refers to independent and specific documents, whereas in a broad sense it includes both independent and un-independent documents. IE literature comes in a great variety and huge amounts and has its own systematicity and value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n IE but has suffered from deplorable negligence. It is however being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for its value for research rather than being treated as worthless material as it was before. It is argued that IE literature proves a strong pillar which together with other pillars supports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of IE study and an indispensable basis upon which researchers can build IE study, a specialized field of study with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into a distinguished academic discipline.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literature;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